

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

Impacts and Responses of A New Type of War- “Hybrid Warfare”

黃柏欽 (Po-Chin Huang)

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育中心上校教官

摘 要

21世紀初的幾場軍事衝突為現代戰爭開啓新形式－「混合戰(Hybrid Warfare)」。

本文透過文獻的探討，瞭解混合戰內涵與對傳統戰爭概念的挑戰，並掌握反制、對抗混合戰的方法，以為建軍備戰的參考。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及言論自由弱點，造成受攻擊目標的挑戰。因此，為有效因應混合戰的威脅型態，需提高對混合威脅的互信合作與厚實遭受混合攻擊的復原能力，強化訊息管理與查證能力，以調整、建立適應混合戰的打擊能力。

關鍵詞：混合戰、不對稱作戰

Abstract

Several military conflict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opened a new form of modern war- “Hybrid Warfa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hybrid warfare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war through the archival study, and to find the methods of countering and confronting hybrid warfare, using them as reference for force buildup and combat readiness enhancement of the ROC Armed For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ybrid warfare reflects the current war in th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era, using mixed and innovative, asymmetric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ecision operation to destro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tabil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the target country, attack weaknesse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challenge the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counter hybrid threats, and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resilience of mixed attacks,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verification, and establish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hybrid operation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Hybrid Warfare.

Keywords: Hybrid Warfare, Asymmetric warfare

如果軍事理論不能提供預見功能，那麼，軍事科學領域的任何研究就一文不值。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¹

壹、前言

軍事上對於軍事理論與戰爭型態的發展研究，尤其是對當前可能面臨，或下一場戰爭可能呈現圖像的探討，往往成為各國軍事發展與作戰準備的重要依據。因為，不能為打上一場戰爭作準備，是每一個國家建軍備戰的最高原則。戰爭型態的改變，也往往會引起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新。

「混合戰」自提出後，起初並未引起各界高度的關注，然隨著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烏東的行動和2018年1月敘利亞內戰中，俄羅斯駐敘利亞的赫梅明空軍基地遭到無人機攻擊事件，以及近年屢遭媒體報導的俄羅斯以網路平臺影響美國與歐洲國家的選舉等等，混合戰型態日益成為歐洲各國高度關注趨勢，成為歐盟與北約加強合作的重要因素。²為洞悉新型戰爭型態的發展趨勢，瞭解混合戰的內涵與衝擊、挑戰，以及掌握對混合戰的防制與反制作為，以作為我國因應混合戰威脅型態與建軍備戰的參考，即為本文的動機。

貳、混合戰概念源起與定義

一、源起

軍事理論的源起與發展，往往由於戰爭經驗的累積或隨著科技的跨代、重大發展，從而改變戰爭的型態與方式。因而各國均緊盯其他國家的科技與軍事理論發展，尤其是針對的假想敵國。然而，軍事理論的發展，亦有出於軍事理論家或學者對當前各種戰爭要素的本質，不管是有形物質（武器、裝備、糧秣、科技、經濟、財力），無形精神（士氣、意志、勇氣、毅力、民族精神、尚武精神）、素質與智慧（指揮、將道）和組織（領導、指揮、制度、體制、政策）等等³的變化，或針對戰爭要素的運用方式洞察與先見，提出創新的思維與觀點，從而成為指導下一場戰爭的藝術與規範，亦有此前相關理論的逐次發展與演化。混合戰即是在軍事人員、軍事理論家對當前幾次衝突，就戰爭參與者雙方偶然地或蓄意所作出的戰爭行為、作戰行動、戰術變化的整理與探討，提出創新的軍事理論內涵。此外，混合戰亦具有第四代戰爭、複合戰爭、超限戰……等理論特徵，成為混合戰理論發展的基本原理。⁴

「混合戰」概念的源起，最早可溯源至

1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現職為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總參謀長。

2 Jan Jakub Uziębło, "United in Ambiguity? EU and NATO Approaches to Hybrid Warfare and Hybrid Threats," *Department of E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Studies EU Diplomacy Paper*, 2017/5, pp. 24-25, <https://www.coleurope.eu/system/tdf/research-paper/edp-5-2017_uzieblo.pdf?file=1&type=node&id=38509&force=>. (檢索日期：2018年5月6日)

3 談遠平、康經彪，《戰爭哲學》（臺北市：揚智文化，2004年），頁214。

4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p.17-23.

威廉·聶梅(William J. Nemeth)在2002年所撰寫的《未來戰爭與車臣：一個混合戰案例》(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論文。論文透過對車臣分離主義運動的個案研究，探索混合型社會和混合型軍事理想典型。在假設混合戰型態越來越普遍下，希望能夠提供如美國等的軍事強權，未來在因應混合戰時的相關建議。⁵

其後，2005年美國海軍陸戰隊詹姆士·馬提斯(James N. Mattis)中將與法蘭克·霍夫曼(Frank G. Hoffman)中校共同發表的一篇〈未來作戰：混合戰的興起〉(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文章提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寶貴經驗，使人們開始反思，不僅不能再準備打上一場的戰爭，也不能再準備打一場自己想像的、自己想要的戰爭。近幾場軍事衝突使我們必須銘記未來的敵人會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敵人，未來的戰爭將不會依照我們的規則進行。我們應對未來可能面臨的非傳統對手作準備，尤其是以下不規則挑戰者—恐怖主義、叛亂、超限戰、游擊戰或毒梟的脅迫，未來將可能面臨此種挑戰者和敵人運用各種新穎作戰方法的挑戰—不同戰爭模式和戰爭手段的合成與組合，這就是所謂的混合戰。⁶

法蘭克·霍夫曼復於2007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乙書，提出當前面臨的主要混合威脅包括正規作戰能力、非正規戰術，暴力、脅迫等恐怖行動，以及犯罪失序等等，並認為已進入新的戰爭型態。⁷加以隨後的幾場戰役實踐，混合戰新型戰爭型態與作戰方式，漸受各界重視。歐、美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蘇聯在冷戰時期所使用的顛覆、隱蔽行動、宣傳與假消息等手法，早已具混合戰的特質，俄羅斯在車臣戰爭、俄喬衝突、入侵克里米亞與烏東情勢中，以及近年影響歐美選舉，將混合戰發揮的淋漓盡致。

然而，相較於歐美論述混合戰或混合型態威脅時，總以俄羅斯近年的幾次軍事衝突作為混合戰發展與運用的例證，並指責俄羅斯對其之混合攻擊。俄羅斯也認為，美國與西方國家才是發展與運用混合戰攻擊、影響他國政權的始作俑者。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於2013年2月參加軍科院全體大會的一篇題為〈科學的預見價值〉(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報告中就認為，美國與西方國家在北非和中東所推動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是21世紀的戰爭新典型，戰爭規則遭到改變，非軍事手段在實現目標上的作用性增加，甚至超越傳統武器的力量。⁸雖然文中沒有使用混合戰的名稱，但

5 William J. Nemeth, *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 (Monterey, C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2).

6 James N. Mattis &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11, November 2005, <<http://milnewstbay.pbworks.com/f/MattisFourBlockWarUSNINov2005.pdf>>. (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7 Frank G. Hoffman, p. 14.

8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 (科學的預見價值；The Value of Scientific Foresight)” *ВПК*, 2013/2/26, <<https://www.vpk-news.ru/articles/14632>>. (檢索日期：2018年5月7日)

所指的內涵即意指西方運用混合戰方式，來推動民主浪潮。此後，格拉西莫夫於2016年3月的另一篇〈混合戰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學論證〉(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требует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и научн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文章，則直接指出「顏色革命」是混合方法、混合戰的主要手段。⁹因而，混合戰緣起於何處？究竟誰最先發展運用混合戰？呈現各說各話的情形。

二、概念定義

(一)混合戰

雖然在法蘭克·霍夫曼之前，就有軍事理論家提出混合戰的初步概念與論述，但對混合戰賦予較為具體、較為完整的定義則始見於霍夫曼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乙書中，其在該書中對混合戰的定義如下：

未來的對手更加聰明，並且鮮少將自己限縮在他們工具箱裡的單一工具。傳統的，不規則的和災難性的恐怖主義挑戰將不會是明確、清楚的樣態；他們都將以許多形式呈現。戰爭模式的模糊，誰參戰的模糊，以及使用什麼技術，產生廣泛多樣性與複雜性，稱之為混合戰。

混合戰可以由國家和各種非國家行為者來進行。混合戰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戰爭模式，包括常規能力，不規則戰術和編隊，包括暴力濫用、脅迫等恐怖主義行為，以及犯罪失序。這些多元模式活動可以由單獨的單

位進行，或甚至由相同的單位來進行，但通常係在主戰場內進行作戰和戰術的指導與協調，以達到協同效果。¹⁰

為能清楚瞭解混合戰與傳統戰爭之差異性，茲分別針對威脅模式、作戰形態、戰法、時間、空間、目的、手段、主體與客體等方面進行比較（如表1），而其主要呈現出多元性與模糊性的特點：使用混合、多樣的手段、力量，以及難以用「非此即彼」的簡單區分，如對平、戰時的劃分。

亦有學者對混合戰下定義。如麥可·米勒(Michael Miller)將混合戰定義為「在同一戰場空間中，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任何組合，使用常規和非常規方式和手段」¹¹。而其他學者的定義，基本內涵與霍夫曼的原始定義相近。

相較於霍夫曼與美國軍事理論家，以及北約偏好以「混合戰」作為對戰爭型態與作戰方式轉變的描述，以及以「混合威脅」論述混合戰的威脅型態與性質。部分研究人員與歐盟則較傾向使用「混合威脅」而非「混合戰」，其考量係在強調主要以綜合運用民間力量進行反制的意涵。¹²其原因係因混合戰的模糊性，為保持處理的彈性，以適應其不斷變化的性質，避免將任何敵對行為或可能的敵對行為（正規或非正規的）均以「戰爭」行為稱之，從而迅速升高情勢與衝突規模，甚至拖長處理時程，增加因應、整備的難度與成本；以及鑑於混合戰的應處，往

9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По опыту Сирии (依敘利亞的經驗；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yria)," ВПК, 2016/3/9, <<https://vpk-news.ru/articles/29579>>. (檢索日期：2019年1月5日)

10 Frank G. Hoffman, p. 14.

11 Michael Miller, *Hybrid Warfare: Preparing for Future Conflic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War College, February 2015).

12 Jan Jakub Uziębło, pp. 14-15, 19.

表1 傳統戰爭與法蘭克·霍夫曼(Frank G. Hoffman)的混合戰比較表

	傳 統 戰 爭	混 合 戰
模 式	傳統威脅主要係指軍事衝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常規作戰、不規則作戰，暴力濫用與脅迫等恐怖主義行為，以及犯罪失序等。
型 態	協同作戰、聯合作戰。	多模式與多樣態的。
戰 法	常規作戰、游擊戰、特種作戰。	包括常規作戰、非常規作戰、特種作戰、游擊戰、群眾戰（當地居民支持）、資訊作戰（網路戰、網路攻擊）、輿論戰宣傳、恐怖攻擊、犯罪行為、外交、經濟戰等等。
時 間	有較為明確的戰時與平時之分，及宣戰、最後通牒等行為。	無法明確界定平時或戰時。
空 間	在預想的戰場進行決戰。	在戰術層次上，主要在主戰場內進行戰術指導與協調。在戰略層次上，發生在不同的場景或明顯不同的型態中，但這些力量都會模糊成同一戰場空間中的同一種力量。 操作空間包括「實體／網路」、「物質／心理」。
目 的	達成預期作戰目標，如掠奪或佔領領土、推翻政權，產生決定性戰爭勝負。擊敗或迫使敵對國屈服。	以分散部隊能力削弱抵抗、製造混亂，以造成持久衝突，或實質擊敗政府。
手 段	主要以正規武力作為主戰與決勝工具，並輔以非戰爭軍事行動。	非依賴先進、革命性的科技，而是透過混合力量，造成目標國家的動亂和破壞。非正規的成分條件逐漸具有決定性效果。
主 體	1.戰爭發起者為國家，或至少一方為國家。 2.傳統將國家描述為傳統力量的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只能執行非正規行為。	1.戰爭發起者包括國家、非國家行為者，抑或是國家支持下非國家行為者、武裝團體組合。 2.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戰鬥行為已經混合。國家運用非傳統戰爭模式及非國家行為者具有國家戰力與殺傷力的趨勢正在升高。
客 體	預設相同思維的敵人。	無法預測其思維的敵人。

本研究自行製表

資料來源：作者依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內容整理、補充而成。

往很難界定平、戰時區分，且需要民政與軍事相關部門共同進行反制，非僅是依賴軍事力量因應。

歐盟2016年「打擊混合威脅的聯合框架—歐盟的回應」將「混合威脅」定義為：

……該概念旨在捕捉強制性和顛覆性活動的混合，以及常規和非常規方法

的混合（即外交、軍事、經濟、技術），那些可以被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為達成特定目標所運用的協調的方式，同時保持低於正式宣戰以下的門檻。通常強調利用目標脆弱性並產生模糊性以阻礙決策過程。大規模假消息活動，利用社交媒體來控制政治敘事或激化、招募和指導代理人，使之

成為混合威脅的載體。¹³

北約2010年「雙邊戰略司令部致力於應對混合威脅的北約最高構想」將「混合威脅」定義為「混合威脅是敵人以其能同時運用常規和非常規的手段，適應性地追求他們的目標。」¹⁴ 安德森(Jan Joel Anderson)和塔迪(Thierry Tardy)也認為：

混合威脅一般被認為是戰爭層級以下的敵對活動，其結合常規與非常規，軍事與非軍事，公開與隱蔽行動，目的在造成本質、起源和目標的混淆和模糊。由於這些行動並非在戰爭時期發生（從法律上而論），因此，主要指導任何回應的責任，在大多數國家，落在民政當局。¹⁵

由於混合戰的模糊性，以及隨著科技發展與混合對手創新運用，其手法與元素不斷擴增，¹⁶除了熟知的正規作戰、輿論宣傳、資訊心戰、特種作戰、游擊戰等，亦包括外交、經濟或恐怖攻擊與犯罪行為等領域的活動都含括在內（如圖1）。因而，混合戰迄今尚未有一最終、確定性的定義。

誠如霍夫曼所述：「混合戰的興起並不代表新的戰爭模式擊敗或取代舊形式或正規作戰方式」、「未來並不留有一系列替代的方法，而是他們已經融合成為多元模式或混合戰」。¹⁷ 混合戰在策略上，係避免直接與擁有絕對優勢軍力的強敵直接以傳統武力正面交鋒，並針對自由化、都市化的民主國家之弱點實施攻擊。在方法上，混合對手使用的方法與戰爭的模式都不會有明確性，而是呈現多元與混合的樣態。混合戰並非全然新穎的創見與發明，僅隨著戰爭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人類科技的進步，民主化與都市化發展應運而生。



圖1 混合戰力量組成圖

本研究自行製圖

1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6/4/6, JOIN(2016) 18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6JC0018&from=en>>.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0日)

14 NATO, “Bi-SC Input to a New Capstone Concept for the Military Contribution to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2010/8/25, p. 2, <http://www.act.nato.int/images/stories/events/2010/20100826_bi-sc_cht.pdf>.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15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Hybrid: What's in a Nam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Brief 32, October 2015, p. 3,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Brief_32_Hybrid_warfare.pdf>.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16 Jan Jakub Uziębło, p. 5.

17 Frank G. Hoffman, p. 43, 28.

(二)「俄羅斯式混合戰(Russian hybrid warfare)」

混合戰除了霍夫曼最初的定義之外，隨著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敘利亞等地的行動，甚至有學者往前追溯至車臣戰爭與俄喬衝突時，以及近年俄羅斯與歐洲國家在選舉事務的爭議，因而在許多研究報告中出現「俄羅斯式混合戰」的概念與說法，此概念產生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項因素：

1. 俄羅斯鑑於兩次車臣戰爭與2008年俄喬衝突過度使用武力遭到批評，以及上述戰爭均呈現裝備、戰術老舊而贏得艱辛的窘境，故在常規武力尚未完成全面的現代化與

建設成全方位的常規軍事威懾能力下，因而發展非接觸性、非正規影響力。¹⁸

2. 面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烏東、敘利亞等戰場的具體戰爭實踐，將混合戰發揮的淋漓盡致，讓西方國家與研究人員認為混合戰已經改變俄羅斯的軍事思想，成為其新的戰略、戰術思維與手段。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之前，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科學的預見價值〉報告述及武裝鬥爭性質的改變與變化，而運用政治、外交、經濟和其他非軍事措施，搭配軍事武力使用的新方式，並在力、空、時與指揮、管制等方面呈現截然不同的形式（如圖2）；¹⁹ 以及格拉西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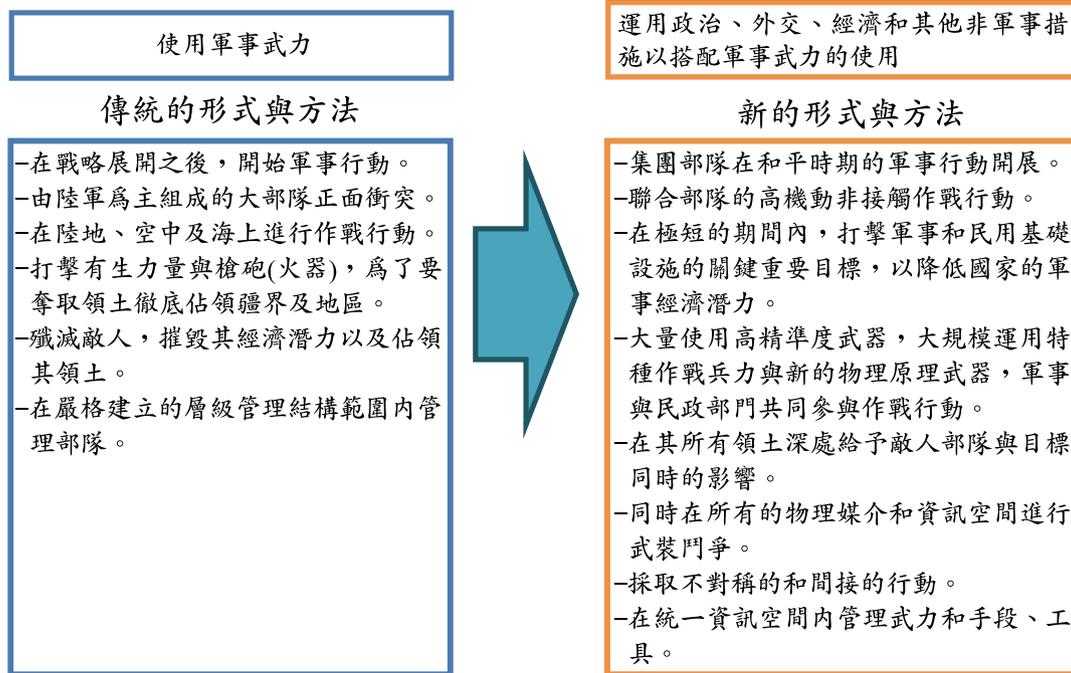


圖2 武裝鬥爭性質的改變達成政治目的

本研究自行製圖

資料來源：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 ВПК, 2013/2/26, <<https://www.vpk-news.ru/articles/14632>>. (檢索日期：2018年5月7日)

18 Bettina Renz & Hanna Smith, “Russia and Hybrid Warfare-Going beyond the Label,” Aleksanteri Papers, No.1/2016, 2016, pp. 2, 7-8, <https://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138/175291/renz_smith_russia_and_hybrid_warfare.pdf?sequence=1&isAllowed=y>.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19 同註8。

於2016年3月的另一篇「混合戰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學論證」文章中，要求軍事科學單位加強對新的、先進的軍事研究方向，武裝部隊戰略行動的發展形式，太空和資訊領域的鬥爭，先進武器裝備和控制系統的開發，以及特別對當前戰爭性質與戰略問題的研究之指導為證，²⁰認為俄羅斯已將混合戰作為其正在發展與未來主要的作戰範式，並稱為「格拉西莫夫主義」²¹。

3. 加入歐盟或北約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對俄羅斯國力復興與可能再度擴張的憂慮，誇大威脅性，以期望歐盟或北約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承諾。²²

4. 西方國家在看到俄羅斯最近幾次行動的成果，以及歷經幾次與俄羅斯可能有關以假消息、假新聞干預選舉、製造社會動亂、削弱政府威信與破壞媒體公信力的資訊干擾與攻擊後，對其政治、社會脆弱性的反思。

5. 亦有西方學者認為，混合戰與資訊

戰已成為俄羅斯對外政策工具。²³「俄羅斯混合戰」擴大、納入國際關係與對外政策的意涵，其實踐包括政治、外交的互動，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壓力、媒體的運用，以及軍事力量的協調等等，因而包含任何結合軍事力量與非軍事的敵對活動。²⁴

6. 西方普遍認為俄羅斯為達重振大國地位，恢復國際影響力，重建舊有勢力範圍與安全防火牆，進而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的目標，因而突出混合戰的功能與價值。²⁵且在國際能源價格下跌以及遭受歐美經濟制裁下，混合戰成為以有限武力達成其戰略目標的較低成本的作法。²⁶

7. 從俄羅斯聯邦的《軍事學說》、《國家安全戰略》與《資訊安全學說》等，強調使用不同戰術、非正規作戰和政治顛覆組合可以看出，俄羅斯已經將混合戰的思維納入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等相關政策文件的內容。²⁷

然而，對於「俄羅斯混合戰」概念生

20 同註9。

21 Charles K. Bartles, "Getting Gerasimov Right," *Militar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6, 2016, p. 30,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military-review/Archives/English/MilitaryReview_20160228_art009.pdf>. (檢索日期：2018年5月7日)

22 Ofer Fridman, "The Danger of 'Russian Hybrid Warfare',"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No.17/05, July 2017, pp. 11-12, <http://www.cicerofoundation.org/lectures/Ofer_Fridman_The_Danger_of_Russian_Hybrid_Warfare.pdf>.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23 Keir Giles,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2016/3/21, p. 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6-03-russia-new-tools-giles.pdf>>.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24 Ofer Fridman, pp. 13-14.

25 Дмитр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Тренин, "Смягч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ибридной войны (混合戰情勢下的衝突緩解；The Mitigation of the Confli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ybrid Warfare),"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8/1/25, <<https://carnegie.ru/2018/01/25/ru-pub-75296>>.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0日)

26 Keir Giles, pp. 4-5.

27 Andrew Radin, *Hybrid Warfare in the Baltics-Threat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10.

成，亦有學者提出批判觀點，貝蒂娜·倫茲(Bettina Renz)和漢娜·史密斯(Hanna Smith)認為：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混合戰成功，並非俄羅斯的新能力，依靠特種部隊、游擊隊進行顛覆、破壞，以及資訊心理戰的假消息與宣傳等策略自古有之，且是蘇聯時期的軍事思想的核心要素。²⁸ 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混合戰之成功，應歸因於：首先，西方震懾於俄羅斯以異於車臣戰爭與俄喬衝突的傳統用兵方法，尚未來得及反應時，俄羅斯即完成兼併；其次，俄羅斯本已長期駐軍於該地區，對該地區基礎設施與軍事設施高度熟悉；再次，該地俄籍人民眾多，亦習慣俄羅斯在該地的存在，因此鮮少抵抗。結論是，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混合戰成功係因環境因素使然，此種作戰經驗與範例無法簡單地複製。不能因而斷言俄羅斯已經成功的發展與運用混合戰，或認為混合戰已經成為俄羅斯新的軍事思想內涵。²⁹ 德米特里·亞當斯基(Dmitry Adamsky)認為，混合戰是西方的概念，俄羅斯的文獻也沒有將他們自己的作戰方式定義為混合戰，也沒有出現在俄羅斯的官方辭彙中，即使有提到混合戰，也是在指涉西方所從事的戰爭。在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以前，這個術語在俄羅斯的專業論述中，是指涉對西方威脅的認知或將之歸類為一種美國作戰方式的最新趨勢；2014年後，這個名詞經常被用來指涉西方與俄羅斯的僵局。³⁰ 吉爾斯(Keir Giles)認為俄羅斯將

以混合戰作為新一波擴張主義的工具，但也認為，在俄羅斯語或其軍語中本身並沒有混合戰的術語或概念。混合戰只是西方的思維概念，俄羅斯只是學習西方在推動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並依據自己的情況調整，將之應用在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的行動中。³¹

因此，混合戰的源起，從霍夫曼與隨後的歐美研究人員在論述混合戰的內涵時，均會述及混合戰此前的軍事理論發展脈絡與實戰經驗的實證累積。因而，混合戰僅呈現時代的特徵。霍夫曼將其歸納為一新的軍事理論與新的戰爭型態，但其本質並非全新的軍事理論。西方所謂的「俄羅斯式混合戰」，可以說，西方對混合戰概念的具體化與實證援引，且俄羅斯本身傳統具有非正規作戰的元素，以及俄羅斯在幾次行動失利與2008年「新面貌」軍事改革後，對西方推動民主浪潮方式與對先進大國軍事思想、作戰方式的學習，於幾次衝突中運用展現突出的成效，故稱為「俄羅斯混合戰」。

參、混合戰衝擊與挑戰

混合戰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視，主要係因國際上近幾次的軍事衝突與國際政治衝突中，人們對混合戰實踐的反思，衝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

歐盟與北約在定義混合威脅時，有學者

28 Bettina Renz & Hanna Smith, pp. 8-10, 2.

29 Bettina Renz & Hanna Smith, p. 6.

30 Dmitry (Dima) Adamsky, “Cross-Domain Coercion: The Current Russian Art of Strategy,” *Proliferation Papers*, vol.54, November 2015, p. 21, <<http://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pp54adamsky.pdf>>. (檢索日期：2019年1月4日)

31 Keir Giles, pp. 9-10.

以「鏡射原理」認定，混合威脅的手段與目標，係針對西方文明與城市複合體的脆弱性而生。³²

混合戰對於當今西方大國的挑戰在於，此些大國的傳統軍事思想與戰爭觀念已將戰爭的內涵（定義、對象、範圍、工具、目標）僵化與定型化，混合對手致力於避開這類大國的強點（傳統的軍事、科技優勢），以及針對西方文明發展弱點加以攻擊。

在政治上，詆毀政治上日益發展的普世價值與意識，如民主、自由價值觀，以及政府體制與選舉制度；另在經濟上，破壞經濟的城市化發展與商業、經濟活動。混合戰對手藉由快速學習、適應更有效率的殺戮模式，融合傳統與新科技，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強敵失去平衡。藏身於人口密集的城市叢林中作為掩護，藉由游擊作戰方式，讓戰爭的傷亡與破壞程度大增，並攻擊重要基礎設施，造成社會動盪，讓珍視生命、文明的西方國家不願陷入長期戰爭。

此外，混合對手亦藉由規避、混淆國際間努力建構的戰爭相關規則與正義戰爭原則，製造動盪。如同霍夫曼在其著作緒論中的第一段話所述：

國家衝突的局面在20世紀已經被混合戰和不對稱競爭所取代，士兵和公民之間，以及有組織的暴力、恐怖行

動、犯罪和戰爭之間已經沒有明顯的區別。

霍夫曼並於文中引述許多學者對未來衝突模糊性的研究結果，總結出未來衝突呈現出戰爭與和平之間，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之間，戰爭模式之間，以及戰爭工具的模糊性。³³ 基此，亦具體衍生出與「正義戰爭」相關之問題：

首先是戰爭與和平的區分，傳統戰爭發起一怎樣狀態下算是已經進入戰爭時期？網路攻擊、假消息、運用當地友我民眾進行破壞、犯罪行為算不算戰爭行為？此情勢發生時算不算交戰狀態？何種態勢或遭到何種程度的損害可以動用武力，平時轉換戰時的時機為何？其次，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的區分原則，私人軍事公司、反對派勢力，及當地遭到混合對手吸收的民眾、異議人士，以及軍、民網路特工與網路上被激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煽動的一般網民等非國家行為者或個人是否是交戰對手？再者，由於許多非國家行為者取得國家層級的武器裝備，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使用非正規戰略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達到其國家目標，³⁴ 致使戰爭的性質與範圍越難界定。尤其因定義的模糊，衝突性質究竟屬單純的內亂，或屬國際武裝衝突？³⁵ 最後，武器裝備一由於混合戰創意性的學習與運用日常科技，以及隨著軍民通

32 Jan Jakub Uziębło, p. 10, 29. ; Echevarria,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grey zone" wars?' . (as cited in Bettina Renz and Hanna Smith, "Russia and Hybrid Warfare-Going beyond the Label," *Aleksanteri Papers*, No.1/2016, 2016, p. 6, <https://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138/175291/renz_smith_russia_and_hybrid_warfare.pdf?sequence=1&isAllowed=y>).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33 Frank G. Hoffman, pp. 31-33.

34 Frank G. Hoffman, pp. 32-33.

35 Sascha Dov Bachmann & Andres B. Munoz Mosquera, "Lawfare in Hybrid Wars: the 21st Century Warfare,"

用科技與軍民融合發展，常規與非常規裝備如何區分？現有武器裝備能否有效反制混合對手創新、創意的工具組合？

二、攻擊新聞、言論自由弱點

若說混合戰呈現時代的意涵，那主要的特徵，即在於混合戰藉助新聞、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大力運用資訊平臺，達成其「發起於正式軍事行動之前」、「貫穿於行動全程」的效果。

混合戰運用西方高度重視新聞自由與網際網路普及弱點，以網路特工發起假消息、假新聞攻勢，靠著網路訊息的快速傳播與廣泛蔓延性，且在西方民主講求多元意見與平衡報導原則。自媒體發達，以及西方自由媒體講求快速報導與搶獨家心理，加上網路消息難以快速、詳細查證等限制下，使得混合戰得以快速製造訊息混亂，煽動群眾，造成目標國或地區的社會動盪，摧毀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嚴重者甚至可以削弱目標國政權的統治威信，分化民眾與政府信任關係與降低對政府的支持，造成失敗政府。

混合戰亦利用網路互動功能，運用網路特工、網軍以一般網民身分，廣泛參與目標國或地區的網路社群、討論、評論，藉由主導、誘導議題走向，潛移默化改變民眾的意向與看法。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運用大量網路特工改變或平衡歐洲民眾對俄羅斯的觀感，以及對俄羅斯政策的看法，³⁶ 尤其是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內擁有相當比例的俄裔與

使用俄語人口的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更如履薄冰地看待「俄羅斯式混合戰」。

混合戰運用網際網路平臺與利用新聞、言論自由進行宣傳、輿論攻勢，是否構成侵略行為、戰爭行為，亦經常引起廣泛討論，就如同皮雷特·佩爾尼克(Piret Pernik)所述，西方與俄羅斯對資訊戰定義存在差異，西方認為網路行動並非具體戰爭行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網路和社群媒體滲透，符合其所定義資訊戰內涵。³⁷ 這些問題涉及到現有相關法令與道德規範，尤其是如何在不侵犯民眾知的權力下，防範混合戰的資訊戰與輿論攻勢。

三、備戰目標的挑戰

備戰目標的挑戰主要在於混合戰的創新、不對稱的威脅本質，以及國家與武裝部隊應備戰於何種威脅型態，並且，如何備戰？

混合戰的本質具有創新、不對稱的精神，而創新、不對稱已經成為各國發展相對戰力的思維，不論是大對小的達到威懾效果，甚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力量不對稱效果，或是小對大的企圖以弱擊強、避實擊虛，藉以扭轉常規兵力的極度不對稱。創新、不對稱思維給予在面對軍事強國時，相對力量較小的對手國獲取戰爭目的之機會，如阿富汗戰爭、車臣戰爭，以及霍夫曼所舉的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的2006年夏季戰爭例證，甚至是目前的敘利亞戰場皆是。即使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Issue 7, 2016, p. 74, <http://eprints.bournemouth.ac.uk/29225/1/18781527_007_01_s004_text.pdf>. (檢索日期：2019年2月12日)

36 Eve Hunter & Piret Pernik, “The Challenges of Hybrid Warfa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April 2015, pp. 5-6,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3/Eve_Hunter__Piret_Pernik_-_Challenges_of_Hybrid_Warfare.pdf>.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37 Eve Hunter & Piret Pernik, p. 4.

軍力強大如美國與以色列等的軍事強權，在面臨非傳統戰爭型態下的敵人時，都沒有把握取得絕對的優勢。〈2010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就提到，美國在當前與未來可能面臨的作戰環境具有幾項迫切的特質；其中，面對混合戰型態的衝突複雜度提高、參與者更為多元化，以及衝突模式界線更趨模糊化的挑戰時，將更難以事先偵知或預判混合對手可能運用的異於常理、不可預測的手段，美軍的快速創新與適應能力將較以往更具關鍵性。³⁸

冷戰時期，兩邊集團的備戰目標就是在準備打一場傳統大規模全球戰爭或核戰。冷戰結束後，由於冷戰遺緒與新國際格局衝突，各地民族、宗教衝突加劇，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盛行，區域性局部衝突成為主要的戰爭型態，其中往往充斥著強與弱，大與小的對抗組合。如何突破既有的權力、實力框架，贏得所望的目標，成為相對較小的、較弱的一方努力的突破口，從而改變傳統戰爭思維與型態。

基此，霍夫曼就認為，美國的軍事文化對戰爭的概念、範圍與國家安全設定過於保守，其軍事文化認為軍隊的專業角色、功能與傳統的戰爭模式密不可分。³⁹軍隊致力於保持傳統的軍事優勢—掌握科技優勢、具備遠程精準打擊能力、在開闊地發揮高度機動……等，備戰於自己所喜好、想像與所

希望看見的戰爭。然而，未來的混合敵人，將尋求避免與軍事上具絕對優勢的敵人作戰，避免在開闊的空間作戰，尋找其弱點，運用意想不到、不可預測的方式進行攻擊。〈2010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認為「混合型態的作法，迫使美軍必須做好因應各種不同型態衝突的準備。」⁴⁰

如何使傳統武裝力量，能夠因應不同性質的任務，如低強度軍事行動、反恐、游擊作戰、處理群眾抗爭等任務，甚至處理國際犯罪行為。涉及傳統常規部隊打、裝、編、訓的改變，以及部隊組織結構、兵力大小。另須強化部隊計畫、指揮、參謀能力，使之能夠應付同時、多重、複合的威脅狀態。但最根本的是戰略文化與組織文化改變。

由於混合戰的定義和性質挑戰軍人與平民百姓，公共與私人，國家能力與集團能力之間的界線，⁴¹增加了備戰的難度。如何清楚地界定未來發生衝突性質與層次？如何訂定適當的框架與機制，以有效統籌、協調、分工？如何建立、培訓、選擇正確的力量和工具？大大增加各國因應危機與衝突的難度與複雜性。

弗里德曼(Ofer Fridman)認為，隨著混合戰與「俄羅斯混合戰」定義的模糊化，致使其範圍不斷擴增與政治化，將不屬於「戰爭」的非軍事對抗行為濫用視為「戰爭」，將導致軍事領導階層的混亂。此種政治化行

3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臺北市：史政編譯室，2010年)，頁46-4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10), p. 8.

39 Frank G. Hoffman, p. 44.

4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頁4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8.

41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p. 4.

為是極危險和不負責任、不受歡迎的。⁴² 安德森和塔迪認為，由於混合威脅低於戰爭門檻，肇生於非戰爭時期，結合軍事與非軍事手段，以及旨在製造動盪、混亂等特點，因而大部分國家主要由國家警察與民間司法當局負責預防及應對，但不能忽視建立因應混合威脅所需的軍事能力。⁴³

肆、如何因應混合戰

當前對於如何因應混合戰的官方政策性研究與具體措施建立，主要為美國與歐洲的北約和歐盟組織國家，以及俄羅斯，以下分別論述。

美國因應混合戰的作為，可以從其歷次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安全戰略》、《軍事戰略》，以及《聯合作戰環境》……等政策性文件中看出其發展的脈絡。美軍因應作為基本上在對抗恐怖主義、反叛亂作戰，以及因應潛在對手傳統、不規則、破壞性與災難性的手段挑戰。北約與歐盟已有針對混合戰制定相關的戰略框架與作為。歐盟為因應混合威脅，於2016年4月通過「打擊混合威脅聯合框架」⁴⁴，並於2017年提出「打擊混

合威脅執行情況的聯合報告」，主要在建立以下四個領域的能力：提高態勢認知能力，建立復原力，預防、應對危機能力和恢復能力，加強與北約合作。⁴⁵ 綜整歐美各國及此議題研究學者們所提出的防止、對抗混合對手的建議與作法，歸納如下：

一、提高互信合作與厚實復原能力

由於並非所有單獨、個別的恐怖行為、極端行為或犯罪行為，就是混合威脅，必須清楚認知混合威脅的本質為何。⁴⁶ 歐盟的因應作為，首先在提高各會員國對混合威脅本質的認識，及理解增進彼此互信合作的重要性，以共同、協調行動加以因應。⁴⁷ 其方式是鑒於混合威脅主要係針對一個國家的脆弱性入手，故各會員國先行進行廣泛的脆弱性風險調查，透過監測與評估各種可能的脆弱性風險，建立混合威脅指標，將之納入早期預警和風險評估機制，再透過情報交流、合作，共享混合威脅情資。⁴⁸ 如此，才能針對後續因應對策與作為，作出妥適的選擇。如歐盟就建立「歐盟混合融合小組(EU Hybrid Fusion Cell)」，以接收和分析來自不同利害關係有關混合威脅的分類、公開的情資來

42 Ofer Fridman, p. 14.

43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p. 3.

44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6/4/6, JOIN(2016) 18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6JC0018&from=en>>.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0日)

45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7/7/19, JOIN(2017) 30 final, p. 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7JC0030&from=EN>>.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0日)

46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pp. 1-2.

47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7/7/19, JOIN(2017) 30 final, p. 3.

48 同註13。

源，定期發布分析當前混合威脅問題的公告，提供歐盟內部與各成員國情報分享。⁴⁹

強化互信合作的面向包括國內部分，以及國際間的聯盟間合作。國內部分，主要在各部會的部際協調，以發揮整體國力因應混合威脅，達到聯合作戰的效能；⁵⁰ 另軍事與民政單位間的合作，以適切回應、妥處各種混合威脅危機；最後以軍、民間的合作，以擴大因應混合威脅的基礎與能量。

在國際間方面，則強調聯盟間的廣泛合作，以及與潛在敵對同盟間的互信合作。前者如歐盟加強與北約合作，後者則如歐美與俄羅斯的合作。潛在集團對抗的部分，德米特里·特列寧(Дмитр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Тренин)提出三項可避免導致混合衝突升級的方法：事故預防、建立信任、軍備控制。三者共同點在於透明度的建立，及建立可靠溝通管道與平臺。如政治上的北約—俄羅斯雙邊定期會、軍事上戰場緊急通信、以及重大演習前的通報與觀察員的邀請等等，都在強化互信措施。⁵¹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人員、資金、訊息流通無國界，任何混合威脅徵候或措施，都可能擴及第三地或更大區域。因此，藉由前述的政治、經濟、金融、戰略安全、軍事合作，以及情報、訊息交流與分享等等，都是促進互信合作的有效方式。

除了思維與態度上提高對混合威脅的認知和合作，亦應發展與厚實對混合威脅的具

體因應措施與抵禦能力。混合威脅主要在運用一個國家的脆弱性，以及運用自由、開放社會生活方式，所進行破壞與攻擊。尤其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與社會的潛存脆弱點。因此，如何強化爾等壓力承受能力與遭受破壞後的迅速恢復能力，就成為對抗混合威脅攻擊的重要方向。⁵²

麥可·米勒曾提出預防混合戰和制止、擊潰混合敵人的戰略框架：經濟上，揭露國家對叛亂分子、恐怖分子或革命團體的支持，對該支持國家實施經濟和金融制裁，以及凍結非國家行為者的資金；政治上，透過外交手段，為遭受混合戰的國家（盟國）建立國際支持，促使國家改革與建立國際同盟，運用外交談判手段，解決、消弭內、外部政治衝突，以及揭發混合對手的暴行和戰爭罪行；軍事上，加強軍事安全合作，如情報合作、人員培訓、聯合演訓、軍售等軍事技術合作項目，目的在確保該國能有足夠力量穩定內部衝突局勢，抵禦外部侵略。⁵³（如表2）

歐盟「向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打擊混合威脅聯合框架的執行情況—歐洲聯盟的回應聯合報告」就敦請歐盟各會員國考慮建立對抗混合威脅的卓越中心，以研究混合戰略如何被操作、運用，以及鼓勵在民間企業發展新概念和技術，協助會員國建立復原力。此外，在該報告中，花了相當多篇幅探討預防混合威脅的攻擊與提高關鍵基礎設施抵禦

49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p. 4.

5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06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頁149-156。

51 同註25。

52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p. 5.

53 同註11。

表2 麥可·米勒(Michael Miller)的混合戰框架

混合戰框架	
支持衰弱國家和失敗國家的行動 衝突預防與解決	對抗混合敵人的行動 衝突阻止與解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潛在衝突的行為者、動因之情報蒐集、分析。 ➢ 改革政府和建立國際聯盟的外交手段使用。 ➢ 勸阻支持叛亂團體和鼓勵政府改革的資訊行動。 ➢ 支持政府機構與其人民的經濟援助。 ➢ 維持內部安全與防衛邊境的軍事安全合作行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正在進行中的衝突之行為者、動因，進行情報蒐集、分析。 ➢ 使用外交手段終止和解決衝突。 ➢ 以資訊行動揭露國家對叛亂團體的支持；建立對美國的支持。 ➢ 對國家支持者實施經濟和金融制裁，及凍結非國家行為者的資金。 ➢ 建立軍隊與制定作戰計畫，以阻止、擊敗混合敵人。

本研究自行製表

資料來源：Michael Miller, “Hybrid Warfare: Preparing for Future Conflic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War College, February 2015).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混合威脅的能力，包括交通、運輸、海關、能源安全、太空、網路安全、衛生、金融等方面的復原力，因為這些關鍵基礎設施一旦遭到破壞，可能導致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混亂。⁵⁴

無論是政治上軍事存在或經濟上合作，目的都在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安撫民眾心理，確保政府機關運作與維護社會穩定，避免給予混合對手藉以製造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混亂，達成其混合戰的目標。

此外，由於混合戰的模糊性質，致使國際法與武裝衝突法的條款出現有效性與可執行性的問題，已經無法解決當前戰爭型態的各種法律問題。⁵⁵ 諸如：混合戰模糊平戰時的時空區隔，致使宣戰與最後通牒的程序無法明確執行；及需具有反侵略的自衛戰爭或人道干涉的正義理由，以和平為目標的正當

目的；與由國家或聯合國國際組織等合法權威進行開戰正義的道德基礎與權利；以及混合戰中充斥平民參與者所引起的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區分原則，及爾等運用民用科技與平臺遂行混合戰之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區分原則等問題。加以沒有法律上或政治上認可部門，可以確定網路入侵和破壞何時成為戰爭行為⁵⁶ 等等。

這些問題，由於混合戰於近年獲得高度重視，其型態隨時代與科技發展不斷變化，國際間權力集團對抗的格局儼然再現。各國的當務之急，在於如何預防遭受混合戰的威脅與攻擊。戰爭倫理與規範的探討，尚非各國當前所急迫與有能力獨自完成的事項。加以目前國際衝突的各方、各集團都在交相指責對方使用混合戰，且正義戰爭思維發展，亦是歷經數個世紀戰爭經驗與學者智慧的累

54 同註52。

55 胡明霞、張卉媛，〈混合戰背景下法律戰發展問題探究〉，《牡丹江大學學報》，第23卷第7期，2014年7月，頁8。

56 Eve Hunter & Piret Pernik, p. 3.

積所得。因而，相關戰爭法與戰爭倫理的修正，仍待戰爭的實踐、戰爭（法）學理的探討，逐次向前推進。

二、強化訊息管理與查證能力

網際網路與資訊行動平臺的普及，改變以往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方式，網路政治參與的平等性、群體性、互動性與廉價性，讓政治參與變得更為普遍和便捷。⁵⁷ 網路政治動員的快速蔓延與煽動性，成為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混合戰最佳的宣傳平臺和管道。如何避免混合戰對手運用網際網路科技作為政治、社會動員的工具，尤其是運用假消息、假新聞或誇大不實的訊息煽動群眾動員，成為資訊科技時代下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

混合威脅對手經常利用社交媒體，甚至是線上平臺釋放假消息和假新聞，藉以達到以下效果：

(一)破壞民主價值和自由。

(二)藉事故、事件激化個人、社會情緒，破壞社會、政治穩定。

(三)改變公眾輿論，引導意見走向。

(四)影響目標國政府與民眾對該國態度，以制定對其有利、友好政策。

(五)詆毀目標國政府或政策，破壞政府威信與國際支持，造成失敗政府，甚至顛覆政府。

(六)干預選舉，藉使所期望的候選人當選。

近年，假消息、假新聞對各國政治、社會造成嚴重影響，並已在國際社會興起如何

強化假消息、假新聞防制作為的探討，主要有以下幾種思維：

(一)強化戰略溝通

透過戰略溝通網絡，打擊與反制混合威脅企圖造成失敗國家的意圖，強化國家媒體環境，支持政府威信。

(二)提高公眾對混合威脅的認識、提高民眾對假消息、假新聞的識別能力

透過學校公民教育與強化社會教育，強化民眾對混合威脅的認知。培養民眾識別能力，教育民眾理性看待輿論、報導，養成求證訊息的習慣，避免響應、支持突發性的、未經證實的政治、社會動員。

(三)建立訊息查證系統與專責單位，迅速適時回應

建立假消息查證單位，如前述歐盟成立的「歐盟混合融合小組」則負有假消息的分析功能，以及「東部戰略司令部特別工作組(the East Stratcom Task Force)」負有預測及回應假消息活動的責任。⁵⁸

(四)強化新聞、出版內容審查與道德建立

要求新聞媒體、線上平臺、出版社對自身報導內容加強審查與查證，鼓勵自主性地建立訊息查證措施與機制，以善盡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五)網路安全法規修訂與究責探討

由於目前缺乏解決網路行動的法律和政治手段，鮮少具約束力、可以做為指導、處理網路作戰的法律文件，使得國際社會容易受到資訊、網路攻擊。⁵⁹ 如前述沒有法律或政治認可的部門，可以去確定網路入侵和

57 王文韜，〈我國網路政治參與問題淺析〉，《陝西行政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2010年2月，頁38-39。

58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p. 5.

破壞何時成為戰爭行為。⁶⁰ 因此，如何能夠在不違反言論自由與維護社會秩序平衡下，研訂究責的法律約束與建立網路言行的行為規範，成為當前迫切的問題。

三、調整、建立適應混合戰的打擊武力

在因應混合戰的備戰目標挑戰方面。為因應混合戰的創新、不對稱挑戰，需具備以下基本認知：

(一)如何以更為開放的態度預測敵人可能的混合創新戰法？

不可自負地、想當然爾的認為，敵人一定會採取以往的、可預測的戰術、戰法。此直接衝擊固有的軍事理論、組織文化與戰略文化。

(二)如何培養快速適應的能力？

使國家與軍隊保持反應力與彈性，做好因應各種可能的、不同衝突型態的戰備整備與教育訓練。

(三)如何發展自身更為創新的作戰能力？

創新自身的戰術、戰法，使敵失去平衡，發揮不對稱作戰的效果。此需要不斷激盪更為先進的理論與科技研發。

凡此，皆為了從文化、思想摒除既有的認知與概念，以更開放、多元思維認識敵人、預測威脅，作好更前瞻、更全面的準備。

其次，國家與武裝力量在針對何種威脅

型態與如何備戰，為有效因應混合戰新作戰型態。霍夫曼認為，應在部隊規劃上，建立一支靈活的、可靠戰鬥力的專業、多用途部隊；情報工作上，須確保未來指揮官可從更廣泛非傳統來源獲得必要的融合情報；跨部門協調上，需適切融合所有國家權力工具；組織文化上，形塑能應對任務快速轉換的認知與能力；軍事理論上，建立能機動、應變作戰能力；在教育訓練上，透過適當教育和培訓組合，提高識別能力，對快速應變、適應，迅速作出決策與提出靈活戰術因應，以擊敗未知威脅（情況）；在作戰計畫與行動設計上，需要新的部際（跨部門的）理論和新組織與程序，將軍事和非軍事計畫、活動合併為一個整體。⁶¹ 美國「2010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認為，美軍應該改變以往主要在因應大型區域衝突的兵力、編裝與評估規劃，因應在不同環境下執行更廣泛的作戰型態任務，以確保運用彈性。⁶² 有學者亦認為可以參考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所得經驗教訓的全方位作戰(Full Spectrum Operations)思維。全方位作戰中各種特徵和作戰類型，都可能同時出現在未來混合戰的戰場上。⁶³ 因而，須建立一支能適應混合戰軍事文化與組織文化的專業、具全方位作戰能力、能快速機動部署的部隊，成為因應混合戰的建軍、備戰方向。今日與未來的軍事

59 Piret Pernik, “The Challenges of Hybrid Warfa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April 2015, p. 7,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3/Eve_Hunter__Piret_Pernik_-_Challenges_of_Hybrid_Warfare.pdf>. (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60 Piret Pernik, p. 3.

61 Frank G. Hoffman, pp. 46-51.

6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頁10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42.

63 同註11。

計畫者，不僅只在準備應付傳統常規能力的國家，更可能在為準備應付採取不對稱或非正規作戰非國家行為者。軍事計畫者須重新檢視目前軍事投資、部隊編制結構、教育訓練、甚至是戰略文化、組織文化的建立，以因應混合戰的威脅。例如，傳統編制部隊能否因應混合戰以網路空間、游擊戰與特工、特種作戰的作戰形態、現有部隊編制、教育訓練、情報蒐集、指揮管制能否因應？戰略文化與組織文化能否適應？

正如2005年《美國國防戰略》中，針對當前安全環境的認知就提到「在未來，最有能力的對手可能會尋求將真正具有破壞性的能力，與傳統的、不規則的或災難性的戰爭形式結合起來。」⁶⁴ 2006年《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所提由20世紀轉向21世紀的重點轉型，就是對當前挑戰的務實調整，為針對非正規、破壞性、災難性的挑戰，持續提升戰力，尤其提升部隊在因應各種威脅與臨機狀況的整體應變能力與多元能力（多功能、用途）。⁶⁵ 其調整作法在重新定位能力與兵力，將以往依賴大規模海外駐軍、主要執行傳統作戰行動、旨在消除聯合作戰衝突的部隊，轉變為一支能機動部署、遠征作戰，及擁有更強大能力處理「不對稱挑戰」的一支整合性、相互依存聯合作戰部隊。⁶⁶ 透過戰略溝通、加強各部會緊密合作，以及國際盟邦與夥伴的合作，以達成協同一致的目標。

相對於擁有充足資源與預算的美國，能夠規劃、訓練出一支彈性、多用途的軍隊，以同時因應傳統戰爭，又能從事低強度的威脅模式。國力與軍事實力較弱小的國家或同盟則無此能力。除了調整自身的國防戰備方向，另一種思考方向是一為了有效的、針對性的因應混合戰對手，建立一支專門打擊武力與組織。安德森和塔迪認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必須建立威懾力量，在即使沒有外援協助下仍能獨自迅速做出回應、可迅速部署部隊到另一個北約或歐盟的成員國，以及有效支援民政當局和警察的適當軍事能力。做好戰備整備，運用特種部隊迅速建立軍事存在與提供情報，和能提供早期預警的情監偵能力，以及戰略溝通與攻擊、防禦性的心理作戰，還有衝突後能維持和平、穩定的軍事能力，都是重要的手段。⁶⁷ 米勒的戰略框架認為應建立一支軍隊，以阻止、或在必要時果斷地擊敗混合對手，但其戰略、計畫必須進行適度的修改，以適應混合戰。⁶⁸ 例如，為了確保歐洲地區的安全，發揮集體防衛作戰的效果，以及提供新加入成員，尤其是東歐國家與蘇聯前加盟共和國政治、社會安定的保證，北約在東部成立一支5,000人的高度準備聯合特遣部隊(VJTF)，並將北約快速反應部隊擴大3倍。目的在以快速機動、部署的軍隊和設施，以確保政府的生存能力與關鍵基礎設施、公共機構和社會的恢復能力。⁶⁹

64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March 2005), p. 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8日)

6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3.

6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41.

67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pp. 3-4.

68 同註11。

69 Jan Jakub Uziębło, p. 17.

此外，亦可以實質派遣軍隊部署的「軍事存在」表達具體的支持。如北約等歐美國家對東歐、波羅的海國家派駐軍隊、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並與此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等，藉以強化共同對抗威懾的能力。

經常被指涉與遭到抨擊，採取混合戰攻擊、影響歐美各國的俄羅斯，其對於混合戰威脅模式的認知與因應作為，在其《國家安全構想》、《軍事學說》與《資訊安全學說》……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均有體現。

2014版的《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提到現代軍事衝突的10個主要特點，幾乎是混合戰的威脅模式，並賦予武裝力量、其他部隊和機構在遏制軍事危險與威脅的主要任務。⁷⁰

2015年12月底修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顏色革命及其他混合戰的各種手段與力量，構成俄羅斯國家和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脅，提出要及時考慮現代戰爭和武裝衝突的性質改變，改進武裝部隊和其他部隊、軍事組織和機構的形式和方法，對前瞻性的組織編制與新的武裝鬥爭方式制定要求，協調運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技術、資訊和其他措施等綜合方式，以確保國家在戰略威懾和防止軍事衝突的能力，保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⁷¹

隨後，在2016年3月格拉西莫夫發表的「混合戰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學論證」文章中提到，俄羅斯領導階層已針對混合戰威脅作出許多重要決定。以聯合各部門的力量，確保國家安全。包括以下幾點：⁷²

(一)協調運用全國軍事和非軍事措施消除軍事危險與威脅，以強化國家國際地位與保護、擴大俄羅斯在影響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地區存在。

(二)以多邊的，甚至是在區域的或全球規模集體安全利益上，擴大與外國合作，以預防軍事衝突。

(三)為因應傳統戰爭與混合戰的發展趨勢，國家防衛與國防整備不能僅透過軍事措施，必須整合所有部門、機關的努力。採取全國性措施，以提高本土對混合威脅的防禦能力，使聯邦各行政機關、地方當局、武裝部隊及其他武裝力量，共同參與國土防衛。

(四)為迅速因應危機情況，建立對國家軍事組織的集中管理。透過已建立的「國家國防管理中心」確保各部門與各單位的行動協調。

(五)擴大武裝部隊的能力，武裝部隊必須準備在任何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廣泛採用傳統及混合方式對抗敵人，以保護國家利益。包括在武裝部隊建設、發展與培訓上，使之

70 Ро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Ро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4/12/30, <<https://rg.ru/2014/12/30/doktrina-dok.html>>.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71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N 683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5年12月31日683號俄羅斯聯邦總統令「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Presidential Ord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 683, Dec. 31 201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5/12/31,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72 同註9。

能夠在非常規條件下有效運作，提高不對稱作戰方式的反應能力，學會如何有效應對潛在敵人與平衡其高科技優勢。

(六)強化武裝部隊的高科技含量。

(七)不對稱能力發展。

2016年12月出版的《俄羅斯聯邦資訊安全學說》也提到混合戰威脅模式運用資訊與資訊平臺作為攻擊、影響他國的手段，並詳列保障資訊安全的戰略目標與主要方向，包括保障國家、國防、社會安全、經濟、科技教育、戰略穩定與戰略夥伴關係等領域的資訊安全作為。⁷³

伍、結 語

綜上所述，由於混合戰概念本身的模糊化，導致混合戰的概念、構成元素不斷擴張，其原因主要係因科技進步，以及混合運用常規與非常規手段的各種新式組合手法不斷出現所致。俄羅斯式混合戰概念是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最近幾次軍事行動與本身的弱點所做的投射並賦予其概念名稱；俄羅斯式混合戰的成功，主要因網路媒體的發達與近幾次作戰經驗逐次累積，以及於原勢力範圍操作有利環境所致。

透過對混合戰議題相關文獻的探討，本文研究發現，混合戰的發展與盛行主要係因以下因素所致：1.民主、自由、多元社會本身的弱點；2.低強度、低成本的軍事、外交手段與工具成為有利與有力工具，現代戰爭花費高昂，以及在以經濟發展為主流的國

際環境中，致低成本混合戰手段盛行；3.國家權力對比的極化所刺激，混合戰提供弱勢的一方，平衡優勢對手的手段；4.軍民融合與軍民通（共）用技術所促動；5.地緣、種族親緣等環境因素，給予實施混合戰更佳場域。

其次，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言論自由弱點，及造成備戰目標的挑戰。為此，需提高對混合威脅的互信合作與強化遭受混合攻擊的復原能力，避免失敗因素。發揮總體力量（國際、同盟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軍民之間，民政部門與軍事部門之間），強化訊息管理與查證能力，調整、建立適應混合戰的打擊能力。

透過本文對混合戰的探討，對於我國建軍備戰最大的啟示在於，既然混合戰反映當前國際權力格局與資訊、科技發展下的戰爭模式，那麼，就不能、也不應忽視敵人運用混合戰對我造成的威脅，應重新檢視我建軍備戰的方向與作為。如同霍夫曼在其著作之結論中所述：「我們不能再忽視社會的脆弱性，專注偏好能力的展現，低估挑戰者的想像力。在混合戰的世界裡，精神僵化或自滿只會付出更高的代價」。⁷⁴因此，對抗混合戰的根本之道在於，必須改變舊有的「戰爭」傳統觀念與思維，從計畫性、線性、規則性的常規戰爭思維，轉變為突變性、同時性、不規則、非對稱及混用常規與非常規的

7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Доктри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資訊安全學說；The Doctrine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6/12/5,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60>>.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74 Frank G. Hoffman, p. 59.

思維。最重要的是，作戰計畫、指揮人員應有「容許變」、「採取變」之「變」的認知與思維，於演習、訓練中逐漸檢視、調整部隊指揮、管制與組織、編制，以及戰術、戰法、教育訓練，始能有效因應混合戰的威脅型態。

(收件：108年1月13日，接受：108年4月3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馬建光，2017。《敘利亞戰爭啟示錄》。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談遠平、康經彪，2004。《戰爭哲學》。臺北市：揚智文化。

專書譯著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07。《2006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臺北市：國防部部辦公室。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2010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臺北市：史政編譯室。

期刊論文

王文韜，2010/2。〈我國網路政治參與問題淺析〉，《陝西行政學院學報》，第24卷第1期，頁38-41。

胡明霞、張卉媛，2014/7。〈混合戰背景下法律戰發展問題探究〉，《牡丹江大學學報》，第23卷第7期，頁6-8。

英文部分

專書

Hoffman, Frank G., 2007.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Radin, Andrew, 2017. *Hybrid Warfare in the Baltics-Threat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學位論文

Nemeth, William J., 2002. *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

Miller, Michael, 2015. *Hybrid Warfare: Preparing for Future Conflict*.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FB, AL.

官方文件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網際網路

Adamsky, D., 2015/11. "Cross-Domain Coercion: The Current Russian Art of Strategy," *Proliferation Papers*, vol.54, <<http://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pp54adamsky.pdf>>.

Anderson, Jan Joel & Thierry Tardy, 2015/10. "Hybrid: What's in a Nam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Brief 32, pp. 1-4,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Brief_32_Hybrid_warfare.pdf>.

Bachmann, Sascha Dov & Andres B. Munoz Mosquera, 2016. "Lawfare in Hybrid Wars: the 21st Century Warfare," *Journal of*

-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Issue 7, <http://eprints.bournemouth.ac.uk/29225/1/18781527_007_01_s004_text.pdf>.
- Bartles, Charles K., 2016/1-2. “Getting Gerasimov Right,” *Military Review*, pp. 30-38,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military-review/Archives/English/MilitaryReview_20160228_art009.pdf>.
-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2005/3.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4.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JOIN(2016) 18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6JC0018&from=e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JOIN(2017) 30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7JC0030&from=EN>>.
- Fridman, Ofer, 2017/7. “The Danger of ‘Russian Hybrid Warfare’,”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No.17/05, <http://www.cicerofoundation.org/lectures/Ofer_Fridman_The_Danger_of_Russian_Hybrid_Warfare.pdf>.
- Giles, Keir, 2016/3.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6-03-russia-new-tools-giles.pdf>>.
- Hunter, Eve & Piret Pernik, 2015/4. “The Challenges of Hybrid Warfa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3/Eve_Hunter__Piret_Pernik_-_Challenges_of_Hybrid_Warfare.pdf>.
- Mattis, James N. & Frank G. Hoffman, 2005/11.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11, <<http://milnewstbay.pbworks.com/f/MattisFourBlockWarUSNINov2005.pdf>>.
- NATO, 2010/8/25. “Bi-SC Input to a New Capstone Concept for the Military Contribution to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pp. 1-14, <http://www.act.nato.int/images/stories/events/2010/20100826_bi-sc_cht.pdf>.
- Pernik, Piret, 2015/4. “The Challenges of Hybrid Warfa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3/Eve_Hunter__Piret_Pernik_-_Challenges_of_Hybrid_Warfare.pdf>.
- Renz, Bettina & Hanna Smith, 2016. “Russia and Hybrid Warfare-Going beyond the Label,” *Aleksanteri Papers*, No.1/2016, <https://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138/175291/renz_smith_russia_and_hybrid_

warfare.pdf?sequence=1&isAllowed=y>.

Uziębło, Jan Jakub, 2017/5. “United in Ambiguity? EU and NATO Approaches to Hybrid Warfare and Hybrid Threats,” *Department of E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Studies EU Diplomacy Paper*, <https://www.coleurope.eu/system/tdf/research-paper/edp-5-2017_uzieblo.pdf?file=1&type=node&id=38509&force=>.

俄文部分

學位論文

Ром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арфенов, 2018. *Концепция “Гибридных Войн”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сия.

網際網路

Герасимов,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2013/2/26. “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 *ВПК*, <<https://www.vpk-news.ru/articles/14632>>.

Герасимов,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2016/3/9. “По опыту Сирии,” *ВПК*, <<https://vpk-news.ru/articles/29579>>.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5/12/31.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N 683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6/12/5. “Доктри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

41460>.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4/12/30.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https://rg.ru/2014/12/30/doktrina-dok.html>>.

Тренин, Дмитр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2018/1/25. “Смягч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ибридной войны,” *Carnegie Moscow Center*, <<https://carnegie.ru/2018/01/25/ru-pub-75296>>.